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 
第二十九回 淫貪皆有報 僧俗總難逃

酒為誤基，色為禍資。 唯貪招愆，氣亦似之。  
輾轉糾纏，寧有已時？  
桀殞妹喜，紂喪酒池。  
回洛亡隋，舉世所媿。  
剛復自庸，莽也陳屍。  
覆轍比比，曷不鑒茲。  
聊付管彤，明者三思！

世上稱為累的，是酒、色、財、氣四字，這四件，只一件也穀了，況復彼此相生！故如古李白乘醉，喪身彩石，這是酒禍。苟情愛妻，情傷身斃，這是色禍。慕容彥超聚斂、吝賞，兵不用力，這是財禍。賀拔岳尚氣，好爭被殺，這是氣禍。還有飲酒生氣被禍的是灌夫，飲酒罵坐，觸忤田蚡，為他陷害。因色生氣被禍的是喬知之，(與)武三思爭窈娘，為他謗殺。因財生氣被禍的是石崇，擁富(矜奢)，與王愷爭高，終為財累。好酒漁色被禍的是陳後主，寵張面華、孔貴嬪，沉酣酒中，不理政事，為隋所滅。重色愛財被禍的是唐莊宗寵劉后，因他(貪)黷，不肯賞賚軍士，軍變致亡。這四件甚是不好，(但)(傳)聞中一事，覺件件受害都在裡邊，實可省人。

話說(貴)州有個都勻府，轄下麻哈州，也是蠻夷地方，州(外)有座鎮國寺，寺中兩房和尚，一邊東房，主僧悟定，(這房)是守些田園花利，吃素看經，杜門下出，不管閒事(的)。西房一個老僧悟通，年紀七十多歲，老病在床不(出)。

他有一個徒弟妙智，年紀四十，吃酒好色，剛狠不怕(事)的，徒孫法明，年紀三十來歲，一身奸狡；玄孫圓靜，(年)紀十八、九，標緻得似一個女人。他這房悟通會得(經)營算計，田產約有千金，現銀子有五、七百兩，因富(致)驕，都不學好。有了一個好徒弟，他還不足，要去(尋)婦人。

本地有個極狡猾略有幾分家事的土皇帝，叫做田禽，字有獲，是本州的禮房吏，常來寺裡扯手，好(的)男風，倒把圓靜讓。把一個禪居造得東灣西(轉)，(曲)室深房，便是神仙也尋不出。

這悟通中年時，(曾)相(與)一個菩提庵秋師姑，年紀彷彿，妙智也去踹得(腳)渾水。

當日有一個秋尼徒弟管淨梵，與妙智年紀(相)當，被秋尼吃醋，管得緊，兩個有心沒相。虧得秋尼老熟病死，淨梵得接腳，與妙智相往。法明又搭上她徒弟洪如海，彼此往來，已非一日。

只是兩個禿驢得(隴)望蜀，怪是兩個尼姑年紀相當，生得不大有顏色，(又)光頭光腦，沒甚趣向，要尋一個婦人。師徒合計，假(鄰)人屠有名出名，討了個官賣的強盜婆，叫做鈕阿(金)，藏在寺中，輪流受用。

那屠有名有些不快，他便貼他幾兩銀子，叫他另討。這屠有名拿去便嫖，便吃，吃得稀醉，就闖進房裡尋阿金，道：「娼婦躲在哪裡？怎撇了我尋和尚！」妙智定要打他，法明出來兜攔。

屠有名道：「罷，師父！沒有個有名沒實的，便四個一床夾夾兒！」

法明連道：「通得。」便拿酒與他。他道：「酒，酒，與我好朋友！」(拿)住盅子不放，一面說、一面吃，道：「師父，不是我衝撞(你)，都是這酒，故此我怪他，要吃他下去！」綿綿纏纏，纏(到)二、三更，灌得他動不得，才得脫身去快活，如此不之淘他一日氣了。畢竟妙智狠，做一日灌他一個大醉，一條繩活活的斷送了他：

三杯壯膽生縫隙，一醉昏沉赴杳冥。

浪道酒中能證聖，須如荷鍤笑劉伶。

自家寺裡的人，並無親戚，有了個地老虎管事，故沒人來說他。擱兩日，抬到寺後，一把火燒了。這番兩個放心作樂。就是兩個尼姑，因他不去，就常來探訪他，他自留在外邊自己房裡，不令她到裡軒，也都不知。爭奈兩個人供一個人，上一落，這個人倒不空；這邊兩個合一個，前邊到任，後邊要候缺。過去佛卻已索然興盡，未來佛耳朵裡聽的，眼睛裡看的，未免眼紅耳熱難熬。要讓，一邊又不怯氣，每日定要滾做一床。

只是妙智雖然年紀大些，卻有本領，法明年紀雖小，人兒清秀，本事也只平常。況且每日一定要讓妙智打頭，等了一會，慾火動了，臨戰時多不堅久，婦人的意思不大在他。他已識得，道：「三腳蝦蟆無尋處，兩腳婆娘有萬千！」便留心了。

去到人家看經，便去涎臉(思量)(勾)搭。一日在城裡一家人家看經，隔壁(房)裡幾(個)內眷，內中有兩個絕色，他不住偷眼去看她。那婦人惱了折拽他，故意丟一眼，似個有情，他正看(經)時，把他袖底一扯，他還不解，又扯一扯，低頭去看，是一個竹筍包的包兒，簾裡遞來的，偷便輕輕的丟在袖裡。停會看時，兩個火熱饅頭，好不歡喜。坐定又扯，又(遞)一個火熱筍包，他又接了，回頭一看，卻是那最標緻的這個。

口裡喃喃假念，心裡只想如何近她。一會，(眾)人道：「哪裡燒布衣臭？」彼此看，沒有，又一會，法明長老袖子煙出，看時袖裡一塊大炭，把簇新幾件衣服燒穿。連聲道：「適間剪燭落下個燈煤。」忙把手銜水潑，幾件衣服都是(醬)了：

難禁眼底饞光，惹出身邊烈燄。

那邊(女人)嬉笑，他就滿面羞慚，不終事去了，只是這色心不死，要賭氣(尋)一個絕色。

(恰好)遇著個(寡)婦，原住寺中房子，法明討房租常(見)的年紀廿二、三，有五、六分顏色。掙得一副老臉，催修理，要讓租，每常(撩)口。法明也常做些人情，修理先是他起，銀子是她(後)收，便七成當八成，九分半作一錢，把這些私恩結她。丈夫病時，兩個就有些摸手摸腳，只不得攏身。沒了丈夫，替她看經，襯錢都肯賒，得空便做一手兒。

這些鄰舍是他房客，又道這是狠過閻羅王的和尚，凶似夜叉的婦人，都不敢來惹他。況且房子臨著他寺中菜園，極其便當，死不滿百日，他便起更來，五鼓去，常打這師父偏手。他還心裡道：「我在這裡雖是得手，終(是)賊頭狗腦，不得個暢快，莫若帶她進寺中，落得闊(她)一闊。不要等阿金這狗婦，只道獨她是個奇貨，妝(慳)！」

這賈寡婦原是沒有娘家，假說有個寡居姑娘，要去搭住。將傢伙盡行賣去，一個晚出了門，轉身從寺後門中，竟到了西房。進了小廳，穿過佛堂，又進了一(帶)側房，是悟通與圓靜房。轉了一小衙，一帶磚牆小門，(是)妙智、法明內房；當中坐啟，兩邊僧房。坐啟後三間(小)軒，(門)前擺上許多盆景，朱欄、紗窗，是他飲酒處，(極)為幽雅。又轉側邊一帶白粉門，中有一扇暗門，開進(是)過廊，轉進三間雪洞，一間原是阿金住，一間與(賈)氏。(兩)個相見，各吃一驚。妙智道：「一家人不要疑忌！」四個都坐在一堆，喜得這(兩個)女(眷)，(恰好)老(臉)，便欣(然)吃了一會，四個滾作一床：

桃徑游蜂，李蹊聚蝶。呈著這紛紛雙翅，才驚嫩蕊，又入花心；憑著這長長嬌姿，乍惹蜂黃，又沾蝶粉。顛巍巍風枝不定，溫潤潤花露未晞。戰耐人倦，菜園中倒兩個葫蘆；興盡睡濃，綠沼裡亂一群鴛鴦。正是：那管穢污三摩地，直教春滿梵王宮。

兩個好不快活。只見一日圓靜忙忙的走來，神色都失。妙智問他是什緣故，圓靜道：「不好說得，我一向在田有獲家，兩邊極是相好，極是相知。他的老婆懷氏與妾樂氏，都叫我小師父，都是見的。有兩個丫頭，大的江花，十八歲；小的野棠，十三歲；時常來書房裡耽茶、送水。江花這丫頭極好，常道：「小師父，你這樣標緻，我嫁了你罷！」又替她裡邊的妾拿香袋與我，拿僧鞋與我，逼著要與我好。我一時間不老成，便與她相處。後來我在那邊歇時，田有獲畢竟替我吃酒，頑到一、二更才去。去得，她就蹴

出來陪我，後邊說田有獲妾□(喜我)(標)致，要我相見。我去時，她不繇分說，一把抱住，道：「小冤家！莫說她愛你，我也愛你！前日你替她在書房中做得好事，教我看得好不氣。如今你搶了我的主顧去，依然要你賠！」

我見她比江花生得又好，一時闖進去，出不得來，只得在那邊歇了。纏了一夜辛苦，出來得遲，撞了野棠，又慌忙落了一個頭上搭兒，不料野棠拾了，遞與她懷氏，懷氏收了，昨日與樂氏爭風，她便拿出來道：「沒廉恥！妳有了個小和尚穀了，還要來爭？」江花來對我說，吃我走來，她來白嘴怎處？」

妙智道：「不妨，她也弄得你，你也弄得她小阿媽兌換！」

法明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我們做和尚的，有一件好，只怕走不進去，走了進去，到官便說不得強姦，自然替我們遮蓋。田有獲是個有手段光棍，他為體面，斷不認帳。只是你以後不要去落局，來是斷不來說的。」

圓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丫頭江花要跟我逃來，索性該領來，他決不敢來討。」

法明道：「這卻使不得！」果然田有獲倒說野棠造謗，打了幾下；後來見圓靜不來，知是實事，他且攔起，要尋事兒弄他。

恰值本州州尊升任，一個徐州同署事，是雲南高明縣人，監生出身，極是貪□(狠)。(有)個兒子徐行，字能長，將二十歲，妻真氏標緻，恩愛得緊。患了個弱病，醫人道，須得蕭散幾時才好。

田有獲就薦到寺裡來，徐州回道：「我現任官，須使不得。」

田有獲道：「暫住幾日不妨。」就在西房小廳上暫住，撥了個門子，一個甲首服事，田有獲不時來望，來送小菜他。

當日圓靜與田有獲相好時，已曾將寺中行徑告訴他，他就在徐公子面前道：「徐公子，你曾散一散到他裡邊去麼？絕妙的好房，精緻得極！」

公子道：「怎不借我？」

田有獲道：「這借不得的！」便在徐公子耳邊附耳說了一會。

徐公子笑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兩個別了。田有獲故意闖到圓靜房裡，抱住一連做了幾個嘴，道：「狗才！丟得我下，一向竟不來看我，想是我衝突了你，不知是師公吃醋，還是新來收南貨的徐相公，忘了我！」兩個抱著笑。

只見妙智怕田有獲來尋圓靜什事，也趕來，卻是抱住取笑。田有獲忙叫：「妙公走來！你莫怪我，我兩個向來相與的。只為他見怪，向來不肯望我，特來整個東道賠禮。」便拿出三錢一塊銀子，道：「妙公，叫道人替我作東道請他。」

正說，法明走來，道：「這怎要田相公作東？圓靜薄情，不望相公，該罰圓靜請才是。」

妙智道：「也不要田相公出，也不要圓靜罰，田相公到這裡，當家的請罷了！」大家一笑坐下。

說起徐公子，田有獲道：「這些薄情的。」把手抄一抄，道：「又惡、又狠，好歹申府、申道，極惡的惡人，他兒子須好待他些。」須臾擺上酒餚，田有獲且去得此貨，四個人猜拳行令，吃個熱鬧，扯住了妙智的耳朵灌，捏住了法明的鼻頭要他吃，插科打諢，都盡開懷：

杯中浮綠蟻，春色滿雙頤。

爭識留連處，個中有險巖。

大家吃酒。不知這正是田有獲總住這兩個，使徐公子直走魏都。

果然這徐公子悄悄步入佛堂，蹴過(僧)房，轉入牆門，闖入小軒：

靜幾餘殘局，茶爐散斷煙。

蕭蕭簷外竹，寫影上窗間。

真是清雅絕人。四顧軒側，小幾上菖蒲盆邊一口小金磬，他將來「精，精」三下，只聽得划然一聲，開出一(扇)門，笑嘻嘻走出兩個女人來，道：「是那一個狗禿走來？」跑到中間，不堤防徐公子凹在門邊，早把門攔住，道：「好打和尚的，試打一打我！」抬眼看這兩個：

一個奶大胸高，一個頭尖身小。一個胖憨憨好座肉眠床，一個瘦伶伶似只癩鴨子。一個濃描眉，厚抹粉，妝點個風情；一個散挽髻，斜牽袖，做出個窈窕。這是靡蕪隊裡蓬蒿樹，餓鬼叢中救命王。

這兩個正要進去，不得進去，徐公子戲著臉去呆她。這邊行童送茶，不見了徐公子，便趕來尋著田有獲道：「徐相公在麼？」

田有獲假醉，瞪著眼道：「一定殿上散心去了。」把法明一推道：「你去陪一陪！」法明走得出去，只見行童慌慌張張的道：「徐相公在軒子裡了！」

田有獲道：「也等他隨喜一隨喜。」那妙智聽了是有心病的，竟往裡面跑來，只見徐公子把門攔住，阿金與賈寡婦截定在那裡，驚得呆的一般。

徐公子道：「好和尚，做得好事！我相公在這裡，也該叫陪我一陪，怎只自快活？」叫：「門子拴這狗禿去！」

妙智一時沒個主意，連忙叩頭道：「只求相公遮蓋！」

門戶鎖重重，深閉傾城色。

東風密相窺，漏洩春消息。

那徐公子搖得頭落要處。那田有獲假妝著醉，一步一跌，撞將進來道：「好處在，我一向也不知道！」見了兩個婦人道：「哪裡來這兩個尿精，想是公子叫來的姦者？相公不要穢污佛地！」

徐公子道：「他這佛地久污的了，我今日要與他清淨一清淨！」

田有獲又一把去扯妙智起來：「我這徐相公極脫灑的！」那妙智還是磕頭。

徐公子對田有獲道：「這兩個禿驢，不知哪邊奸拐來的。我偶然進來遇見，一定要申上司究罪，毀這寺！」

田有獲連連兩個揖道：「公子，『不看僧面看佛面』，再不看學生狗面，饒了他罷！」

徐公子道：「這斷難饒的！」

田有獲道：「學生也賠跪，饒了他，等他送五十兩銀子買果子吃！」

徐公子道：「我哪裡要他錢？我只要驅除這禿！」

田有獲道：「我就拜，一定要相公寬處！」一蹶跌了一交。

妙智道：「田相公處一處。」

田有獲道：「相公，待他盡一個禮罷了！」

徐公子道：「既是田先生說，送我一千。」

田有獲道：「來不得，來不得！」

吃得把這幾個和尚、兩個婆娘稱：好歹一百。

徐公子道：「他一房性命都在我手，怎只一百兩？我只叫總甲與民壯拿他！」折身就走。妙智死命扯住。

田有獲道：「相公，實是來不得，便二百罷！」這公子如何肯，一搯搯到五百兩，訴窮說苦，先送二百兩，田有獲做好做歹收了：

謾喜紅顏入掌，那堪白鑿歸人。

田有獲和尚料不怕他再敢生變，且到明日來了帳。

不期到晚，妙智歎氣如雷，終是法明有些見識，道：「師父，我們只藏過這兩個，沒了指實，就不怕他了。他現任官兒子，該

在僧房裡住、詐人麼？」

妙智道是，忙進裡邊，與這兩個敘別，連夜把這兩個婦人戴了幅巾、緇衣。不敢出前門，怕徐公子有心伺候，掇條梯子扒牆。

法明提了燈籠，遠遠先走，妙智隨了，送到菩提庵來敲門。淨梵開門，見了法明，道：「什風吹你來？」

道：「送兩個師父與妳。」淨梵到裡頭一相道：「怪見有了這兩個師父，竟不睬我，我這裡庵小，來往人多，安身不得！」妙智再三求告，許她三錢一日，先付現銀十兩。後邊妙智為了淨梵見他久住，銀子絕望，瑣聒起來，兩個安身不牢，只得另尋主顧去了。

妙智師徒兩個，如今放心。早起田有獲來要足五百兩數，這兩個和尚，你推、我攔，道：「我們和尚錢財，十方來的，得去也難消受，怎要得我們的？如今只有兩條窮命在這裡，他現任子弟，怎該倚官詐人？」

田有獲挑一句：「昨日是他拿住把柄，所以我只得替你許他。若要賴他的，須得移窠才好。」

注明道：「我們原沒什的。」

田有獲道：「若是閃了開去，可以賴得了；只是他爺在這裡做官，怕有後患。」

妙智道：「我還要告他！」

田有獲道：「告他須用我證見，不打緊，我打發他去，只要謝我。」

來見徐公子道：「昨說僧人一時來不及，求公子相讓。」

徐公子道：「昨日我因先生說，饒了他一房性命，申到上司，怕他一房不是死？怎麼還說讓？」

田有獲把椅移一移近，道：「把柄沒了，他不知藏在何處去，如今還在那邊油嘴，可即回與令尊商議擺佈他！」

徐公子假道：「這都是公哄我了；公緩住我，叫和尚賴我錢！」

田有獲道：「公子，得放手時須放手罷！」

公子道：「公欺我，公欺我！」便竟自帶人起身去了。

田有獲道：「如今他使性走去，畢竟說與乃尊，還修飾才是。」

妙智道：「我們和尚，『錢財性命，性命卵袋』，那二百兩也是多的。只等他升任，田相公，你作作硬證，這二百兩定要還我！」

田有獲道：「是，是！」

那廂徐公子回去，果然把這樁事說與徐州同，州同道：「怎不著人來通知我？可得千金，輕放了，輕放了！」

公子道：「他昨日送得二百兩，講過今日還有三百，他竟然賴了。」

徐州同頓足道：「你不老到，你不老到！不妨，有我在。」叫一個皂隸，封了一兩銀子，道：「老爺說公子在這廂攪擾，這些須薄意謝你的薪水之資。公子還吃得你們這裡的泉水好，要兩瓶。」

這兩個和尚得志得緊，道：「薪水不收，要水，圓靜領他去打兩吊桶！」差人回覆。徐州同還望他來收火，發出水去，道這水不是泉水，要換，他端只將這水拿兩瓶去，徐州同看了大惱。

田有獲原要做和尚一襠兒報讎，自己要索性百來兩謝，見事走了滾，故意在徐州同面前搠他，道：「他還要上司告公子。」徐州同越惱，要尋事擺佈。

正值本州新捉著一伙強盜楊龍等，就吩咐獄卒，教攀他做窩家，我饒他夾打。楊龍果然(死)口攀了，登時出牌，差人拿妙智、法明。兩個先用了一塊差使錢。

一到，不由分割就夾，要他招贓，兩個抵死不招，下了重監。田有獲道：「他還有個圓(靜)，是行財的，決該拿來，要他身上出豁。」徐州同即便(捉)來一夾，討保，教田有獲去赴水，要他一千。圓靜只得賣田、賣地，苦湊五百，央田有獲送去。田有獲乘此機會，也寫得十來畝田。不意徐州同貪心不滿，又取出來一夾，這妙智是個狠和尚，氣得緊，便嚷道：「我偷婦人，罪有所歸，你兒子詐了我二百，你又詐我五百，還不如意，得這樣錢，要男盜女娼！」

徐州同體面不像，便大惱道：「這刁禿驢！你做了強盜，怪老爺執法，污蔑我！」每人打了四十收監。與兒子計議道：「刁僧留不得！」取了絕呈。可伶這兩個淫僧，被獄卒將來上了匡床，臉上搭了濕毛紙，獄卒道：「這不關我事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你只尋徐爺去！」一時間活活悶死。倒還不如屠道人，也得一醉：

脂香粉膩惹袈裟，醉擁狂淫笑眼斜。

今日朱顏何處在？琵琶已自向他家。

又：

披緇只合演三車，眷戀紅妝(造)禍(芽)。

怨氣不歸極樂國，陰風圍土鬼(憐)斜。

寺中悟道年紀已老，因念苦淨衣鉢一朝(盡)，(都)盡，抑鬱)身死。圓靜因坐窩贓，嚴迫自縊。起根都只為一個圓靜奸了田有獲的妾，做了火種；又加妙智、法明拐婦人，做了鬻端，平白裡把一個好房頭，坐於如此。

徐州同為此事，道間把做貪酷逐回，在任發狠詐人，貼狀的多，倒贓的亦不少，衙門幾個心腹，卻被拿問；田有獲因署印時與徐州同過龍說事，問了徒。百姓又要搶徐州同行李，徐州同將行李悄悄的令衙役運出，被人乘機竊去許鄉。自己假做辭上司，一溜風趕到船邊，只見四個和尚立在船邊。抬頭一看，一個老的不認得；這三個：一個妙智，一個法明，一個圓靜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慌忙下船，數日來驚憂鬱鬱，感成一個怔忡，合眼便見這四個和尚。自家口裡說道：「他罪不至死，就是賴了公子的錢可惱，但我父子都曾得他錢，怎就又傷他性命？原也欠理！」時常自言自語，病日重，到家便作經事，超度禳解，濟得什事？畢竟沒了。臨沒對兒子道：「虧心事莫作，枉法錢莫貪。」

笑是營營作馬牛，黃金浪欲滿囊頭。

誰知金喪人還喪，剩有污名奕世流！

喜得宦囊還好，徐公子將來從厚安葬，卻常懊悔自家得了二百兩，如何又對父親說，惹出如許事端？漸(覺)心性乖錯。向娶一妻真氏，人也生得精雅，又標緻，兩個甚是和睦，這番因自己心性變得不好，動輒成爭。家裡原有兩個人，如今打發管莊的管莊，管田的管田，家裡只剩得一房家人徐福，年紀三十四五；一個丫頭翠羽，十五歲；一個小廝婉兒，十三歲。自己功不成，名不就，游嬉浪蕩，也喜去嫖，丟了一個真氏在家，甘清守靜。還又道自在外嫖，怕她在家嫖，日漸生疑，沒要緊一節小事，略爭一爭，就在自己書房，捧了個翠羽整整睡了半月，再不到真氏房中。

真氏只因當他不得的暴戾，來不來憑他。他倒疑心，或時將她房門外灑灰記認，或時將他房門暗黏封皮。那真氏覺得，背地冷笑。偏古怪，黏著封兒，常被老鼠因是(有)漿咬去；地下灰，長因貓、狗走過踏亂。他就胡言(誑)語來爭。這真氏原是個本分人，先著了氣，不和(他)(爭)，(他)便道有虛心事，故此說不出，這是『一疑無不疑』。

一日從外邊來，見一個小和尚，一路裡搖搖擺擺走進來，連忙趕上，轉一個灣就不見了，竟追進真氏房中，只見真氏獨坐刺繡。真氏見他豎起兩道眉，睜起兩隻眼，不知著什頭由，倒也一慌。他自趕到床上張一張，帳子掀一掀，床下望一望，把棍子擗兩擗，床頂上跳起一看，兩隻衣廚打開來尋，各處搜遍。真氏尋思倒好笑他。他還道：「藏得好，藏得好！」出去又到別處尋。叫過翠羽要說，翠羽道：「實沒有。」搗婉兒，婉兒說是沒人。還到處尋覓，嚷叫，從此竟不進真氏房中。每晚門戶重重，自去關閉、記認。真氏見這光景，心中不快，道：「遇這等丈夫，無故受他這等疑忌，不如一死罷了！」

倒是徐福妻子和氏道：「大娘！妳若一死，倒洗不清，耐煩再守三頭五月，事決明白，他回心轉意，還有和美日子；自古道得好：『好死不如惡活』，且自寬心。」可憐那真氏呵：

愁深日似深填黛，恨極時將淚洗妝。

(一段)無辜誰與訴，幾番刺繡不成行。

徐公子書房與真氏臥房隔著一牆，這日天色已晚，徐公子無聊無賴，在花徑閒行，只見牆上一影，看時卻是一個標緻和尚，坐起牆上，向著內房裡笑。徐公子便怒從心起，挾起一塊磚打去，這磚偏格在樹上落下，和尚已是跨落牆去了。徐公子看了大怒：

牆陰花影搖，纖月落人影。

遙想孤幃中，雙星應耿耿。

道：「罷，罷！她今日真辦實犯，我殺她不為過了！」便在書房中，將一口劍在石上磨，磨得風快，趕緊進房來。又道：「且莫造次，再聽一聽。」只聽得房中大有聲響，道：「這淫婦與這狗禿正高興哩！」一腳踢去，踢開房門，真氏在夢中驚醒，問：「是誰？」徐公子早把劍來床上亂砍，真氏不防備的，如何遮掩得過？可憐一個無辜好女人，死在劍鋒之下：

身膏白刃冤難白，血與紅顏相映紅。

案上一燈，欲明欲滅，徐公子拿過來照時，只見床上○○○○(只得一個)真氏擁著一條被，身中幾劍氣絕。徐公子○○○○(道：「不信這狗(禿)□(會)躲」，又聽得床下有聲，道：「狗禿在了！」彎著腰，忙把劍在床底下擱去，一連兩擱，一隻狗拚命劈臉跳出來，徐公子驚了一跌，方知適才聽響的，是狗動。還癡心去尋這和尚，沒有。

坐在房中想這事如何結煞，想一想道：「如今也顧不得醜名，也顧不得人性命！」竟提了劍走出中堂來，叫：「徐福！徐福！」

和氏道：「相公昨日打發去莊上未回。」

徐公子道：「這等怎處？沒處擺佈，這做婉兒不著！」趕到灶前來，叫婉兒，叫了八、九聲，只見他應了又住，等了一會，帶著睡腫將出來。徐公子等得不耐煩，一劍砍去，便砍死了。一連殺了兩個人，手恰軟了，又去播了半日，切下兩個頭，已是天亮。和氏與翠羽起來，看見灶下橫著婉兒的屍；房中桌上擺著兩個頭；公子提著一把劍呆坐，床裡真氏血流滿床。和氏暗想：「自己丈夫造化，不然就是婉兒了！」忽然見徐公子吃了些早飯，提頭而去，兩個看著真氏痛哭，替她叫冤說苦。

這徐公子已趕到縣間去，哄動一城人，道徐家殺死姦夫、奸婦，也有到他家看的，也有到縣前看的，道：「真是個漢子！」連真家也有兩、三個秀才，羞得不敢出頭，只著人來看，打聽。

須臾縣尊升堂。姓饒，貴州人，選貢，精明沉細，是個能吏。放投文，徐公子就提了頭過去道：「小人徐州同子徐行，有妻真氏，與義男婉兒通姦，小人殺死，特來出首。」

那饒縣尊就出位來道：「好一個勇決漢子！可不是有體面人家做的事。」

一眼(看去)，見(一)顆頭一點的，便叫取頭上來。卻見一個婦人頭，頗生得好，一個小廝頭，發才到眉。縣尊便道：「這小廝多少年紀了？」

徐行道：「十四歲。」那縣尊把帶掇了一掇，頭側了一側，叫打轎相驗，竟到他家，轎後擁上許多人。

縣尊下轎進去，道：「屍首在哪邊？」徐行道：「在房裡。」進房卻見床上一個沒頭女屍，身上幾劍，連被砍的，身上還緊緊裹著一條被。

縣尊看了，道：「小廝屍怎不在一處？」

道：「在灶前。」到灶前，果見小廝屍橫在地上，身中一劍，上身著一件衣服，下身穿一條褲子。縣尊叫扯去褲子，一看，叫把徐行鎖了，並和氏、翠羽都帶到縣裡。

道：「徐行，你這奴才！自古『撒手不為奸』，他一個在床上，一個在灶前，就難說了。況且你那妻子尚緊擁著一條被，小廝又著條褲，這奸的事越說不下去了。若說平日，我適才驗小廝，尚未出幼，你怎麼誣他？這明明你與妻子不睦，將來殺死，又妄殺一個小廝解說，你欺得誰？」叫取夾棍，登時把徐行夾將起來。

徐行道：「實是見一和尚扒牆進真氏房中，激惱殺的。」

縣尊道：「這等小廝也是枉殺了！你說和尚，你家曾與那寺和尚往來，叫什麼名字？」徐行回話不來，叫丟在丹墀內。

叫和氏道：「真氏平日可與人有奸麼？」和氏道：「真氏原空房獨守，並沒有奸，只是相公因嫖，自己不在家，疑心家中或者有姦情，鎮日鬧炒，昨晚間就是婉兒並不曾進真氏房中，不知怎的殺了真氏，又殺小廝。」叫翠羽，翠羽上去，與和氏一般說話。

縣尊道：「徐行！你怎麼解？」徐行只得招了：因疑殺妻，恐怕償命，因此又去殺僕自□(解)。

縣尊大惱道：「既殺她身，又污她名，可惡之極！」將來重打四十。這番真家三、兩個秀才來討命，道：「求大宗師正法抵命，以洩死者之冤！」

縣尊道：「抵命不消講了。」隨出審單道：

真氏當傲狠之夫，恬然自守，略無怨尤，賢矣！徐行竟以疑殺之，且又牽一小童以污蔑，不慘而狡歟！律以無故殺妻，一絞不枉。

把徐行做了除無故殺死義男，輕罪不坐外，准無故殺妻律，該秋後處決；解道院，復行本府刑廳審。徐行便去央分上，去取供房用錢，要圖脫身。不知其情既真，人所共惡，怎生饒得？刑廳審道：

徐行無故慘殺二命，一絞不足以謝兩冤，情罪俱真，無容多喙！

累次解審，竟死牢中。

冤冤相報不相饒，圈土遊魂未易招。

猶記兩髯當日事，囹圄囊首也蕭條。